

人间物语

六枚铜钱

□刘烨亭

母亲出生于兵荒马乱社会动荡的20世纪30年代，她一生勤俭劳顿，善良坚强。我继承了她的遗产——六枚铜钱，这是外婆东躲西藏留给她的，是她一生的珍爱。

我上小学时，家庭生活异常拮据。父亲身体不好，常年服药，现在说是哮喘，以前叫做“痨伤”。他是生产队长，给社员讲话有时上气不接下气。我上二年级的那个冬天，记忆尤其刻骨铭心，家中的主食是地瓜窝头，菜是地瓜笋，饭是地瓜稀饭，总之全靠地瓜养活。后来才知道为啥只有地瓜，因为它高产，能应付家家户户的吃食。

当时哥哥在公社中学读书，需二元钱的学费，是柔弱的大姐扛着地瓜干在黎明前去集市上换钱交上的。太阳西落紧压树梢时，大姐满臉喜悦地攥着二元钱“嘎吱”一声推开柴门回来了。母亲碎步小跑，一把搂过年仅十三岁的大姐，用粗糙的双手轻轻帮她拭去满脸汗水和自己眼角的泪水，她转过身，将裹着六枚铜钱的小布袋放回原处。

母亲重男轻女，哥哥和我

得以幸运上学读书。大姐一天未进过学校的大门，二姐也仅在学校上了三天半，就被母亲连哄带吵地哭闹着去割羊草。听长辈说，大姐很聪明，自小买卖东西就会算账，分毫不差。邻居同龄人读的书，她常常拿来翻看，这个字怎么读，那个字如何念，后来还把自己名字写得有模有样，不上学真是亏了。听到这些，一旁的大姐红着眼眶跑开了，母亲一脸苦笑，无奈愧疚着低下头。

实行生产责任制分田到户，迫于经济能力的不足，两家自由结合，各兑一头牛搭伙耕地。不久，平静的生活起了波澜，相当于半个家业的这头耕牛跟不上领头牛的节奏，虽挨了不少无情的皮鞭，但仍遭到搭伙邻居的埋怨。更换耕牛可不是件小事，这下难住了父母，家里本没有值钱的东西，只得刨棵长势正盛的槐树加上变卖本就不多的口粮来凑。夜深人静的煤油灯下，母亲来回摩挲着六枚铜钱，发出清脆的响声，报更的鸡鸣夹杂着村头的狗叫幽远而通透。

哥哥辍学回家务农，家中生活依然困难重重，家境不受打听，面临说亲娶妻，他只得

跟随堂叔去郑州砖窑厂干活。哥哥自小上学没做过农活，力气自然是跟不上，坯车常常从坡上滑到坡下，有时同行的人会帮上一把，但老是拖累别人也不是长法。知悉后，母亲一连几天像患了病般吃不下饭，给父亲吵闹埋怨，咬着牙说穷死饿死也不能让孩子遭这个罪，整天村东村西地打问、捎信让哥哥回家。

鸡鸣三遍，母亲还坐在院中大梧桐树下，清冷皎洁的月光透过树梢斑驳地照在青丝添白发的母亲身上，也照在母亲身边装着六枚铜钱的小布袋上。

母亲年龄大了，身体越来越差，脾气也喜怒无常。但无论在哪里居住，都会把那个装着铜钱的小布袋带在身边。在她的心中，这是生活的信心，是无尽的财富，是克服困难的托底法宝。

当母亲走到生命的尽头呼吸失匀时，在哥哥姐姐的注视下，把象征着她一生的财富颤颤巍巍地拿着，目光温柔似春天般的溪水，慈爱地看着我，缓缓地闭上了双眼，装着铜钱的小布袋滑落在她的床前……

我知道母亲对幺儿偏爱与牵挂，担心我爬坡过坎无能

为力。

母亲，您一生沧桑，挺起脊梁不服输，不会因农家有病人遭受轻视；您如大山般为全家遮风挡雨，庇护儿女周全，护佑父亲健康；您深知文化与命运相连，甘受苦难和劳累，以砸锅卖铁般的信念支持我读书求学。感恩与思念如潮水般排山倒海向我涌来，我不能自己，我的母亲！我的亲娘……

在家境好转日子有盼头时，往昔的磨难摧残着您的身体每况愈下，未能安享几年清福，就匆匆而别，给儿女们留下无尽的伤感与遗憾。我不会忘记您生前的嘱咐，逢年过节，没多有少地补贴两个姐姐，弥补对她俩目不识丁的亏欠。您奉行吃亏人常在的人生哲理，虽与当今似有“不合时宜”，但我一定会秉承家风，谨遵教诲，传承后代，正直为人，以慰籍您的在天之灵。

母亲，我从不曾打开装着六枚铜钱的小布袋，一直小心珍藏。想必它已是锈迹斑斑，残缺不全。我向您保证，无论它价值几何，都会属于我们兄妹四人。

凝望着“传家宝”，思绪逆流成河，追思的泪水如雨点般扑簌扑簌地打在这六枚铜钱上，也悄无声息地浸透在这宽厚的黄土地上。

真情驿站

我为母亲读报纸

□李志联

母亲是一名农村妇女，不识字，也不会读书看报。但是，母亲喜欢我为她读报纸，尤其喜欢我为她读刊登在报纸上的有关我们家的故事。

我必须承认，母亲是一位忠实的听众。每次我为母亲讲故事，她都听得非常认真、一丝不苟，像一位小学生那样坐在那里，板板正正，恭恭敬敬，就像小时候我坐在床沿上听她讲睡前故事一样。母亲虽然不识字，但对印在报纸上的那些文字却有着天然的敬重。或许在母亲心中，印在报纸上的文字就是权威，像红头文件一样，是神圣且不容更改的。她曾一度认为，报纸上印的东西是公家、官家的事，是大学问家的事，平头老百姓哪有资格上报纸啊？所以，母亲对我的刊登在报纸上的文章，既好奇又自豪。

在我为母亲读报纸时，母亲一会儿看看我，一会儿又看看报纸，神情专注又虔诚，尽管她一个字也不认识。为了让母亲听懂，我一般都是用

家乡话为她读报，有时遇到一些拗口的行业术语或生僻字，我就直接改变成通俗的家乡语言。但是，对于文章中引用的一些儿歌、部分通俗古诗等，母亲却能理解得很好，因为母亲从小就喜欢唱儿歌，我的童年就是在母亲的哼唱中度过的。

有一次，我读完“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之后，问母亲知道是啥意思吗？母亲说就是草死喽以后来年又发出来。母亲的表达，通俗又准确。

还有一次，某中学生杂志将我的散文《母亲的红腰带》设计为阅读理解题刊登了出来。我捧着这本杂志为母亲读，她认真地听着，几次扯过纸巾擦拭眼睛，不时喃喃自语，“你说，我都忘啦，现在没人用那样的布腰带啦。”“红布腰带还是恁姥姥在我成亲时给我哩……”

最后，我将那道阅读理解题里面的最后一道问答题转问母亲，“当我把新腰带和那条红腰带一起捧到母亲面

前时，为什么母亲笑了，我却哭了？”母亲看看我，看看我手中的杂志，又转身看向窗外，“那时候家里穷，买不起腰带，你上班挣钱了，能买起新腰带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家不能一直穷唉！”一句话，又勾起我上学时的回忆，也牵出了我的眼泪。是啊，慈母是根，纵然无言，始终有爱，游子是枝是叶，即便暂时穷困，但始终感恩、怀念。

今年春节，我写了一篇散文《难忘那年“过年下”》，发表在《牡丹晚报》上，照例又讲给母亲听。当母亲听到那年腊月小年以后，一直到腊月廿六晚上天降大雪，父亲还在外面没有回家时，母亲又扯过纸巾擦眼睛了，“恁爹好往外跑，光想挣大钱，到老也没挣了钱。要是能安心教学，早该转正了，人家没他教得好的社办老师都转正了。”母亲说的是父亲年轻时当民办教师的事，我小时候就经常跟着父亲去村头牛棚旁边的小教室玩，虽是“黑屋土台子”，但粉笔头却是我喜欢的小玩具，下课后跟

着那十几个学生做丢包撵人的游戏也给我留下美好的回忆。可惜，父亲干了没几年民办教师就不干了。

在父母的期盼与鼓励下，我们兄弟俩先后考上大学，毕业后除了在工作上各有成就之外，业余都喜欢读书写作。凭借业余笔耕不辍发表的大量文章，近年来，哥哥和我先后加入中国散文学会、山东省作家协会等，并分别当选为菏泽市作协副主席、菏泽市青年作协副主席，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兄弟作家”。其实，母亲并不知道作家是干什么的，也不知道“作协副主席”是个什么职务，她对这些与“上班，挣工资”无关的事并不关心。母亲最关心、印象最深的还是父亲，是我们兄弟后来成长的故事——我知道，那里面凝结着母亲数也数不清的心血与汗水，还有辛劳而甜蜜的幸福时光。

岁月流转，为母亲读报的习惯，我会一直坚持。只要她爱听，我便愿意读，一直读下去。

长河浪花

hanghelanghua

春夜手记(外二首)

□郜宪保

路灯亮起的时候
一切都像变了模样
麦苗儿将露水举过头顶
白玉兰抖落了瓣瓣月光
我仿佛听见泥土深处
根须与蚯蚓在交换暗语
而萤火虫也提着灯笼
正穿过重重叠叠的虫翅声浪
看过高高的山
也走过道路漫长
也许有一刻应该静下心来
细细品味这生活中的习以为常

暖风

借着这场温暖的风
做一个慵懒的梦
读一首隽永的小诗
看一场流泪的电影
然后就这样昏昏入睡吧
最后只有时间才能把你叫醒
游人只见花园里的争奇斗艳
却不知那枯枝曾历经严冬
也许在你面前不会再有欣赏者的身影
但是请不要忘记
只有当芳华散尽
终有人会看到
谁会傲立于风雪中

小城之春

时令已到那个美好的季节
怀疑曾经赞美的语言
林断鸟哑声撕裂
哪里算是生机盎然
走在小城的街头
突然发现
那红的黄的衣裳
就是小城流动的春天

花开贵宾来

□马翠华

蚕月花开城溢香，
魏姚新绽冠群芳。
曹州盛宴八方客，
古韵新词写锦章。